



聽 文

松 鈔

濤

館



聽松濤館文鈔叙

文章自西漢以來以自名者至眾然垂  
於後者不能什一何哉文之傳不傳繫  
乎辭之高下顧非可專求之辭也亦視  
其本而已其能傳者必其有本者也其  
尤卓然震耀不可做者必其本之尤厚  
者也

聽松濤館文鈔

序

外舅阮侯亭先生以古文明世數十年  
一時才人皆斂手推重 先生天性剛  
直居家以孝友著講求經世之務歷官  
所至聲績赫然又負絕人之資於書無  
所不讀過目輒不忘凡所為文之本者  
無不備方其振筆疾書一運己意未嘗  
求肖古人而句析字解無一不本於古

要之卓犖奇俊伉健剴切則自成為  
先生之文蓋其本既立故發於言者如  
是若徒以辭計其高下豈真知 先生  
者哉 先生嘗自言浮沉俗吏為簿書  
所累作文不得快意若得去官歸肆力  
於文所就當不止此晚官黔省值鄰盜  
蜂起環境來寇大府熟視不問倉卒無

升斗之儲

先生驅市人為兵採草木

實為糧苦戰數年先後四殄巨寇卒全  
一境忌者以危法中 先生鑄秩而抑

其功不錄

先生乃得引疾歸里是時

年已七十有六積苦兵間精力稍衰前

此議論激發之文

先生亦不復作矣

既歸七年而

先生沒其季子翊經哀

輯遺文走三千里索序於汝詢且曰先人之命也汝詢辱知最久且親不敢以不文辭先生之詩十一卷已刊行古文別為集凡二十八卷二百六十八篇

皆

同治六年歲次丁卯仲夏月

門人溧陽強汝詢謹序

聽松濤館文鈔目錄

卷一 丙申至庚子

上陶雲汀宮保籌豐備義倉議

伍太宜人夏績冬織圖求詩引

鄭氏寶善訓跋

書陶孝女刲臂療母紀事後

序玉

麻損谷親親餘事錄上下續編總序

序輿隸

培風塔記

卷二

聽松濤館文鈔 卷首目錄

復金湘門觀察書

母伍太宜人壽言節錄

樂耕主人墓誌銘

伍氏宛在亭記

明御史贈大理寺卿傅忠諫公奏稿序

臨湘朱氏譜序

修臨湘眞君廟輪引

伍葵園姻丈序

請築武邑鷹湖抱堤稟

卷三 庚子至辛丑

劉玉堂徵君壽序

復趙厚子觀察書

呂恭人李氏墓誌銘

勞安南貢使節堂記

祭呂節母文

書粵東義民糾眾擊賊義檄後

送龍見田明府之武陵任序

送陳服籽刺史任武岡州序

制敵上篇

制敵下篇

卷四

胡雪門通守嵩南詩鈔序

聽松濤館文鈔

卷首目錄

郡佐師松濤平和齋跋

惜字爐說

祭趙廉訪文

寄陽質民孝廉書

乾州十宜園記

恩縣四女祠改祀議

岸舫望君山記

鬼車說

災傷以佚天地論

卷五

張湯杜周論

匡衡排甘延壽陳湯論

公孫宏族郭解論

李廣斬醉尉論

石建論

祭延曼亭刺史文

韓非論

劉猛將軍考

知非貓傳

卷六 壬寅

致姚蓉舫太守書

上吳中丞

聽松濤館文鈔

卷首 目錄

上吳中丞

遣彭經維往說賊目汪泗諭

移常德協哈

諭隨營鄉勇

移常德協哈

致龔琳齋別駕書

與賈守戎鎡才書

稟接仗殺賊情形

稟出守張翼嶺

與王杏園明府書

代平邑紳耆警曉通城



稟通城賊匪驚潰可乘勢克復情形

復李孝廉昌邁并柬黃嚴諸從事

上守禦功冊序

李昌邁傳

銷燬兵器論

附錄李昌邁營中紀事詩十首 并序

與李昌邁書

卷七

鄒節母劉孺人壽序

送雷季載序

述宋人

聽松濤館文鈔 目錄

四

黃節婦傳

書東漢南蠻列傳後

叔子彬叔哀詞

致鄧湘皋孝廉書

外太父伍公椿孫墓誌銘

跋吳明經蘿邨先生印譜

卷八

楚南北造戰艦助海防議

葉桐卿戈橋學釣圖記

遊嶽麓記

符雪樵孝廉夢梨雲館詩序

宋太令于廷藏晉磚記

黜王彥章非死節論

卷九 癸卯至甲辰

上時務策六條

籌國用

扼海防

蒐軍實

飭官方

敦民業

拔人才

卷十

聽松濤館文鈔

卷首 目錄

五

瑞萼堂集序

爲醴陵皆不忍堂育嬰續捐勸輸引

周孝廉子英傳

宋丞相忠烈文信國公從祀頌序

跋明長沙推官贈太僕卿蔡忠烈公行狀

重刻卹忠錄序

重建湘潭安成賓館記

卷十一

與郭子砥瀾論管晏鄭僑

復砥瀾論前代帝王書

括髮說

鼠劫肉記

宛平韓孝女傳贊

書趙天麟太平金鏡策鄭介夫太平策後

冬無雪大雷電說

公族論

跋州佐姚君蘭坪悼亡冊

漢陽太守夏幹園六十壽序

致夏懋亭刺史書

吳靈槎廣文墓誌銘

卷十二 乙巳至丙午

書正安吏目贈朝議徐公宦績興榘蘭利後

聽松濤館文鈔

卷首 目錄

六

復夏懋亭刺史書

蔣太淑人八十壽序

荔門方伯五十壽序

復沛厓書

書劉穆士同年濬塞臨湘負郭水道說後

代嚴莘夫蘭石山房跋

卷十三

家升甫太史繼室傅安人六十請旌序

女肥壙銘

爲殤立後問

致沈栗仲丈書

誌殤子泳改殯

書正安吏目贈朝議大夫徐公階平神道碑後  
跋蓮橋脩禊圖

復沈栗仲書

序曹識山茂才識山集

復質民孝廉書

卷十四

夢硯記

書何芟亭通守龍溪閣序後

蕭柱石七十壽序

致李東坪書

聽松濤館文鈔

卷首目錄

岑川李氏譜序

醴陵文廟丁祭簿序

卷十五 丙午至丁未

平江鍾氏譜序

叢桂山莊圖記

朱貞女傳

屈少尹心梅湘水尋源圖序

記蔣孝女封股事

送雲刺史紳入都序

序向母家訓

薛麟閣提軍歸老圖序

卷十六

徐朝彞詩序

夏森圃先生傳

喬節母劉太宜人壽序

歸來課子圖序

黃梅治隄記

彭太宜人傳

洋汊郁姓譜序

家升甫編修墓誌銘

序管兼三

郁氏父子義行傳

聽松濤館文鈔

卷首目錄

卷十七

廬墓說爲石屋劉孝子作

李式金墓誌銘

王次卿茂才忠節錄序

王孚嘉獨修奉先祠記

李母王孺人壽序

曾太父泊齋公家傳

會昌公台峯先生傳

甘泉黃比部右原漢學堂爾雅古義序

趙母歐陽太宜人墓誌銘

楊蓉舫貢士詒癡草序

顏雲瑞茂才墓誌

祭楊蓉舫貢士文

觀摩文社序

卷十八

戊申至己酉

禹貢說斷節訂序

句儉山房詩文鈔序

讀王符述赦篇

讀荀子

誥授朝議大夫加運使銜黃公個園傳

管兼三翁墓誌

三江九江辨

聽松濤館文鈔

卷首

目錄

九

東蒙劉氏支譜序

卷十九

鶴鳴集叙

偕遊青原記

劉若水姻丈六十壽序

黃瓊田邑侯生日徵賀啓

復韓叔起孝廉書

復婿強賡廷書

致佩雅書

郁雲九親家五十壽序

題石松居士墨竹

王之楫傳

邑侯黃瓊田先生七十壽序

贈孺人張母顏氏墓誌銘

卷二十 庚戌至辛亥

周蕭二孝子傳

洞庭神鴉記

易節母阮孺人墓誌

述樂城覆車

驂說

敖義長姑傳

附翁祖庚學使書敖義姑事

聽松濤館文鈔

卷首目錄

復蕭仲香太史書

開州永穴記

卷二十一

喬中丞晉銜紀 恩詩索和敬序

蜀碧補遺序

北征日記序

少傅喬見齋中丞歷代循良能使傳彙鈔序

明殉難開州刺史黃公墓碑

祈雨蒲桃泉記

黔書淮陰侯後辯

蠱說

劑約說

卷二十二

空峒銘

律例總類序

守柔說

讀史記滑稽傳

讀史記游俠傳

讀史記佞幸傳

讀史記刺客傳

讀史記貨殖傳

書豫讓傳後

聽松濤館文鈔

卷首目錄

復廉普太守書

卷二十三

讀韓非子

沈節母墓表

孫康山太翁五十壽序

重修湖北會館記

安順府志叙

金工對

坐花拜石山房詩鈔序

卷二十四 辛亥至壬子

安順府志叙



高大秋潭明經八十壽序

沈杏村贈君墓誌銘

記盜

記狐

記鬼

紀滑縣老岸鎮巡檢劉公闔門殉難始末

重脩甲秀樓記

陸愛林翁七十壽序

貴陽府志序

復門人左泰雲書

卷二十五

聽松濤館文鈔

卷首目錄

祀文昌說

祭先農說

貴陽府志叙

復翁祖庚學使小牘

烏程徐封君壽序

勸李東坪孝廉從戎書

致趙存之主政書

陳叟墓誌

卷二十六 癸丑至丁巳

致圖遠侯遊戎小牘

慰王廉普太守書

復周小湖觀察書

復谷笙刺史書

江夏王成璋闔室殉難傳

復廉普觀察書

周封君馥庭壽序

書紀將軍傳後

祈晴文

周古香封君殉難傳

郭五姑殉節傳

考翼解

篤叔乃正父解

聽松濤館文鈔

卷首 目錄

卷二十七

三

贈中憲大夫沈公工良傳

保山陶履誠戰死爭畧

上福星垣郡伯平銅匪雅十二章 并序

福星垣郡伯勦賊靖邊紀實碑

福公生祠碑記

溫公論牛僧孺不受維州書後

孔孟皮從祀五王祠祝文

祭側室曹孺人文

海崑圖方伯壽序

汪鐵庸先生後序

汪母吳太宜人墓誌銘

譚母趙太宜人壽序

卷二十八

戊午至甲子

發潛匯錄序

告虞軒公爲次兒煜立繼文

四弟价人七十壽言

陽質民姻家先生墓誌銘

趙義田先生納溪公傳

曹孺人墓誌

劉逢泰傳

劉貞孝女侍父祠記

聽松濤館文鈔

卷首 目錄

樂義祠堂記

丙申至庚子

安成阮文藻領榮

不精

上雲汀宮保籌豐備義倉議

雲汀宮保

潁州於正月奉到所發豐備倉章程十二條其自太守  
 令丞捐貲倡始召紳耆率粟麥以助於是謀立倉窖以  
 避風雨燥濕之不時屬役賦丈平板幹侍畚揭工有日  
 矣越月而宮保蒐乘來潁廣求義倉久遠之方不遺  
 邇言遂舉以試清潁書院各士令陳所見藻時僭居講  
 席召諸生語之曰古者荒政備於成周自大司徒所掌  
 十二條外餘雜見於諸職如廩人掌穀以待移就倉人  
 掌粟以待凶頒皆於未荒時籌其積非於既荒後謀所  
 聽松濤館文鈔卷一  
 濟也而其尤善者莫便於遺人之設蓋以鄉里縣都之  
 委積以卹其民之難阨困窮較之移徙就食為尤便近  
 者比歲不登民多飢乏有司請發粟一州郡動至十數  
 萬無論公家經費有制而黠民習以為常一遇小歉相  
 率呼籲挾持請求棄其恒業仰給於官其弱者不過為  
 惰民其壯佼者則藉飢寒生事公行掠奪鄉村游徼之  
 吏莫敢誰何設遇收捕又冀減等斷放而其後不至大  
 戮不止始之以恩而終之以法是施濟雖堯舜亦窮

宮保之所以籌豐備義倉為百姓長遠計者亦即遺人  
 鄉里委積之意也諸生有貢其疑者曰常平倉非古之  
 遺法歟何以不及於民也藻曰義倉正以救常平倉之

窮常平倉藏於官例不得擅爲動用新舊尹肩輿相傳  
至於陳朽穀飛蠹化私爲補苴民未餐粒日供鼠耗一  
遇災荒動發必以申聞比及報可展轉已經旬月有飢  
餓瀕死者官吏散給不過城郭市井游手之徒其僻遠  
村氓未能扶攜以就升僦也曰然則義倉與社倉孰便  
曰義倉借富民之力以拯貧民社倉則仍取貧民之息  
以貸貧民意雖似而事功殊也且愚民便於借貸而艱  
於還納聽其不納則司事鄰伍有均賠之患控其不納  
則苛追適足以飽胥吏而無補於倉故與其放而復收  
權息別生事端不若賑而無貸盡散以紓困窮曰是何  
足以繼也曰有餘穀置田之法在今夫一夫受田百畝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一

二

畝三石半計歲可收粟三百五十石除車輦牛畜傭屋  
耕耘之所費實可得三百石故上農夫食九人其大較  
也因田之上下以責其租之多寡積三年五年之蓄以  
濟一歲之荒有不給乎則又曰法之善旣聞命矣其經  
理者能保其皆里社可任之人乎抑捐輸者能保其皆  
樂善好施之人乎曰爲其耳目近也爲其情意通也爲  
其崇黼伏臘之時相稽也爲其比閭族黨之家相聯也  
爲其孝弟力田所舉皆平居里巷觴酒豆肉之相讓者  
而民無猜意也爲其時和歲稔所取皆遺乘滯穗禽饗  
婦拾之所餘者而民無吝心也古之時閭胥比長以歲  
時數其衆寡辨施舍書任恤使之相受相和親亦卽此

意歟於是難者肅然而退漢竊惟荒政預備上也平糶  
次也移粟又次也若三者未能惟斷斷於棚廠粥糜焉  
策之最下者也且夫法亦有乎其人耳以李愷之法行  
於東漢而劉般以爲不便韓魏公廣惠倉之法行於宋  
而安石章惇變易之以至於大壞非法之病人也人足  
以倣法也今各郡守縣宰果能體宮保勤恤子惠之意  
實力奉行勿倦於以垂諸久遠歷百世而無弊可也謹  
議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一

伍太宜人夏績冬織圖求詩引

母氏伍太宜人年七十而自督家政夏則坐廊簷加紡  
磚於膝水漬麻比緝而合之冬之夜縣燈於壁旋苧車  
抽縷必盈筵藻請少休毋自苦不聽固請則益怒且曰  
汝以是爲厚愛其親也曾不知其薄親也甚吾聞古有  
賢母焉文伯之母老而績以習勞也元佐之母貴而織  
不忘本也而汝乃屑屑焉以勞瘁言是淺視汝母之不  
古若也且吾尤懼婦子嘻嘻失業是用恤緯以愧諸婦  
之休蠶織者藻曰諾退而識之并繪圖示後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一

四

鄭氏寶善訓跋

凡物有同嗜必貪有同取必爭惟善則可兼可取可積可據而不能分以與兼人世之公有而獨私之取吾心之固有而獨珍之其積之也極銖蓄寸累之艱難其據之也如緘滕局鏑之防護寶之至也是何其似貪且爭也然善不禁人貪而貪之者卒寡善不阻人爭而爭之者益弱非不知善可寶也爲雜夫近名幾福之念分而奪之也則其爲善亦僅迫於鄉黨公論而姑以善嘗者溺於鬼神禍福而陰以善市者少尉鄭香谷敦厚退讓人也其先世有隱德是爲某徵君顏其居室曰寶善用示子孫聞其生平拯溺救焚割產讓宅不一端不尸功聽松濤館文鈔

卷一

五

不責報可謂無近名幾福之見存矣然懿行載在邑乘子孫爲郎吏者四五人非福名之厚獲歟鄭之子孫儻能奉祖訓爲的鵠其流澤將更長遠也吾又於香谷之後卜之矣世固有行善而湮沒不彰者豈咎施報之或爽哉亦惟曰爲善無近名無幾福

與隋處極似柳州

強溱評



書陶孝女刲臂療母紀事後

情之用而適於中者禮也至發之激而用之過當則第  
求遂其志置死生存亡不顧於是乎情居其勝而禮之  
勢窮禮之教人也不虧其身謂之孝爲人子者跬步不  
敢忘極之哭踊之變亦必有節而無敢毀傷則凡有殘  
肢體以事其親者皆先儒所不許亦曰有中在爾禮之  
有中也猶射之有的也及而過者什不得一不及者常  
居八九同不中也而觀射者常取過的者入毅爲其力  
有餘也則夫禮之設中以範人情亦猶然也範天下以  
中而天下未必自適於中一適中未必共適於中而過  
與不及者且爭持未定與其虛懸一中以刻繩天下之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一

六

義烈曷若渾化夫中以激厲天下之忠孝激厲之惟恐  
不足而又沮抑之勢必驅天下盡入於痿痺疲茶而後  
已且烏知俗儒之所謂中者非執一以賊道也又烏知  
其非僞託中庸以自便也然則又何貴乎禮之設以儆  
天下也老氏曰禮者忠信之薄仁義之衰其於禮也不  
啻芻狗土苴視之彼老氏豈真薄視禮哉其謂非禮之  
失乃議禮者之失也先王之制禮也緣乎人情之至者  
禮亦至賢者過之不肖者常不及故設一中以爲跂及  
俯就之程意以爲人情安易畏難苟至於是則亦可以  
無過非謂過之者之遽與禮背也寬待不肖遂不得不  
強抑賢智後儒不明先王制禮之本意而苛以相責又

何怪老氏之言耶且夫孝子之於親也視親之身猶已身護已身常不如其護親身危可代則代之不可代則且百計圖維以脫之至於計窮勢迫念無可轉則惟有頂踵髮膚以受之親者還之親如手足之捍頭目甯使手足斷而頭目完也如臂指之衛腹心甯使臂指損而腹心安也此而謂之孝宜謂之孝則謂之禮亦宜以余聞陶孝女刲臂療母事詳矣顧當時猶有刻議者余旣系以詩復設例以申其意曰介之推割股進君忠乎忠可也孝亦可也夏侯氏截耳設誓節乎節可也孝亦可也宋子京之駁鄆人對公乎反昌黎之刻也侯方域之紀萬孝子信乎祖河東之厚也夫余亦猶夫子京方域聽松濤館文鈔

卷一

七

之意以論陶女也特其意急情摯發之激而用之過當是不可以禮繩也幼也幼而以身孝無體之禮非中亦中也旌於朝朝議同也譽於鄉鄉評合也余何敢有異議也孝女者宮保陶雲汀之次女廣文王平舫之冢媳也

範不中爲中光明圓澈有功世教之文

強溱評

往年市得二玉焉一作桃瓣狀一狹而方不盈寸鐫背  
面曰再來花甲時以爲戲具也漫置之而閨人製余胸  
袂取爲帶飾遂常著之心胸之間二玉者始白而潔繼  
且斑且赤不覺其質之變也蓋其親吾膚者近十年爲  
汗液所沾漬浸淫者久矣余愛而惜之謂其具溫潤廉  
劇之德何不爲圭璋而使人執之恭何不爲爵斝而使  
人奉之謹而僅親人膚澤未免褻顧當其在璞時是二  
物者且以圭璋爵斝自居特不知其爲圭爲璋爲爵爲  
斝也而猝然椎之離其璞以至於碎則遂不敢與爲圭  
爲璋爲爵爲斝者抗一聽夫琢玉者之所爲一聽夫市  
聽松濤館文鈔卷一

玉者之所用彼同爲玉而圭璋爵斝者則已儼然登諸  
廟廷矣是特不幸而不得爲圭璋爵斝其初未始不與  
圭璋爵斝同形質也然使其竟爲圭璋爵斝則吾亦不  
過啓緘發篋偶一摩挲運澤以寄其愛重之情未必親  
近之如此天下固有心存乎貴重而情偶移於纖末者  
爲其近也近而生愛則固是物之所不自料而用是物  
者所未計及也彼同爲是物而不得所用致委諸泥沙  
草莽者何可勝數似又當爲二玉幸也然而其質變矣

借玉作寓言爲人才感喟不少

強濬評

麻損谷親親餘事錄上下續編總序

物必本立而後餘附焉行其餘者言其餘有餘者有餘餘者有餘於餘餘者餘者連而及餘餘者類而從餘於餘餘者積而分雜採而合非其人之心思才力與夫時日之有餘不能廣驚而兼治與其本之荒不如餘之畧誠懼夫徒曠時日耗敝其心思才力於無用也然其事常相迫而相待第泄泄焉置才力心思於無所用則又不如務其餘之爲勝惟敦本者能以餘事策餘力求爲有用之言目爲餘則其餘於事也僅矣而其致力於本也亦已多矣人之本莫大乎親親親親故尊祖敬宗收族仁之本也其有倫有別有經有等有曲有殺仁之至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一

九

卽義之宜禮之序也三者本於心而後事之大本立本立而文生焉文其事者謂之文文其事而因文其辭者則不謂之文而謂之餘事吾於麻損谷之以親親餘事名其集而推詳其意焉損谷之言曰吾之文非自以爲文也爲嘗從事於譜而不忍廢也其事則序昭穆奠世繫揚先烈辨族類之事親親也文亦文其事也其他卽餘事也雖然涉於譜者系之以親親宜不涉於譜者亦附之且續附之損谷嚴於譜例必不自亂其文例當有說今夫族近者本也宗大者本也其推而及於遠者小者餘也袒免爲服屬之餘支庶爲宗子之餘而皆以恩禮相維繫合書之以統於所親其或有子而撫育同姓

無子而乞養異姓本血脉所不貫而又不忍割絕惟辨所自出以附注於諸子之後附列於同姓之後若相承若不相承姑存爲似續之餘則夫以文綴事而以他文附綴於餘事者亦猶此意夫嗚呼世特無敦本者耳能敦本則其餘可類推也如草木之有根莖而萌無不達如宮商之有律呂而聲無不諧仁以植之義以扶之禮以彰之由親親而仁民而愛物皆餘也况文章本餘技耶損谷廬陵一老儒生耳既貧病又無子息阨窮潦倒忘情於功名世故者久獨慨然念祖德之湮沒族屬之乖睽不忍以斯事待後人引爲己任破產佐財寒暑不離手者五載而告成亦可謂篤本而錫類者惜乎其不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一

十

遇也而損谷不肯自頽放益肆力於古文詞其忠厚仁愛之忱與夫抑塞磊落之奇氣醞釀鬱積於中一於文發之讀其文益悲其遇矣昔魏叔子以集爲子比諸親生損谷遺言不肯立後其集當與叔子並傳藻觀其上編則譜例圖說序錄議跋凡四十九篇所謂餘者連而及也下編乃他族譜序益之以家傳碑銘爲三卷所謂餘餘者類而從也其外又四卷自說仁說義說禮以迄於紀夢紀鬼凡有關於世道人心者正言之不足又寓言之冠之以親親錄跋仲派世系書後爲續編所謂餘於餘餘者積而分雜採而合也統系之爲親親錄者不忘本也世有如損谷者藻竊樂觀其餘不然則餘也非

本也寧姑從其畧

老蘇得意文字

強濬評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一

十一

序輿隸

有輿隸私議於途曰是役也疲欲死又不得錢然爲此  
公走且僵亦甘余始聞之色然喜繼且疑且駭徐而大  
悟曰是殆儕予於太不仁者也夫天下之大不仁者莫  
如用人之力而使其有死心蓋始藉小不忍以求濟其  
所甚忍而卒至於無不忍其不忍人之心遂枯亡無遺  
吳起孫臏之徒爲士卒吮瘡同臥起以得其死力者皆  
是也况余所施不及二子是其言果出於至誠耶抑反  
言以相譏耶且以余撫有一邑地方數百里訟獄之不  
得其平賦役之不得其均水火盜賊之不得其消弭四  
境之內愁苦怨嘆者幾何而不自內省反以輿隸之言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一 十一

爲信抑何狹也東詛西祝古人病之吾恐聞其祝而不  
聞其詛也是以聞輿隸之言而自惕也

培風塔記

洞庭之水自東下過城陵會荆口而出道人磯其支流折入龜山之趾與白泥湖相連屬繞蕪湖以達大江夏秋瀾漫隔抵不辨牛馬而龜山實扼其衝挾魚梁瞰扇嶺亦東南鎖鑰也舊有塔冠其頂若人之簪筆者然因以名迄藻之來此則磚甃無少存葢頽廢已六七十年矣嘗以暇登龜山值清秋晴雲初斂江水微波山淡如烟樹平若薺見夫帆檣之湖沿而上者若象笏之朝闕庭城郭之鱗次而居者若人煙之入圖畫則又西望彭磯想到公屯兵之森列南望省堂慨武侯治書之旁午而於今身際太平歲逢再稔稅畢訟稀民氣和樂得以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一

三

遨遊山水以自適抑何幸歟柳子厚之言曰邑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和平夷恆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藻以爲得游息則足以紓煩而導滯處高明則足以振懦而祛蒙於爲政宜於爲學尤宜先是邑人上以塔宜復請許之及茲遊也工逾半而適登焉乃詔從遊者曰今何以視遠而愈近視大而愈小視微而愈顯其所以牢籠萬狀攬收一切者以置身最高處也顧有級焉未許驟幾必層累攀躋積之久迺至於是不求臻其境人之立身爲學皆如是也諸君子積學積理有年矣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請以是共相勗勉可耳



至於形勝風水之說則不暇及皆曰諾而後迺今培風也遂更名曰培風用鑄斯言於石其他材費之費與夫董治之出力者列如左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一

丙申至庚子

安成阮文藻領榮著

復金湘門觀察書

藻頓首前晉見召飲燭見跋酒酣耳熱慨然談時務不謂躁妄反亟許爲曉事誘使盡言藻亦自失常態不盡言不止旣而嘆曰楚南乏人才如子者當言之當道以收其用嗚呼藻誠不足當人才之目聞斯言不禁感且嘆也今名公卿之能進退人才者鮮不曰爲國家用人究竟所謂才者皆左右揄揚之才非一已灼見之才否則先意迎合之才非諸艱歷試之才於是才愈多而用益寡薦才者愈力而用才者益疑嗟乎彼旣用人矣有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

一

不急思用才哉蓋屢爲薦才者所誤一債事不可收拾乃退而求之於曲謹小廉以承乏誠有所不得已也夫物必有所不足於中者乃急炫之於外藻幸而以才見許於先生設使先生薦之而當道者疑之藻猶得以不用解正恐先生薦之當道者信之而姑試之盤根錯節以觀其利鈍則技窮更恐留之荒遠僻陋謂有小效必責全功至於久且疲疲且困則技亦窮是不能爲先生光而益增先生羞雖然士不爲人知則已旣受人知而不求副其知不惟負人實且負己荒萊之良苗鹵田之秀植移諸豐壤尚成嘉穀何況血氣心知之倫彼公山正禮究何負陶公推舉哉若藻者甚感且愧惟先生必

有以處之

語多切中仍復含蓄學問深時意氣平於此益信  
強溱評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

二

母伍太宜人壽言節錄

母大宜人來至於朗川年七十有七矣人之見之者皆以爲康強宜壽考謀所以觴之藉博老人數日歡長子藻辭不敢固乃畧序其事以告曰往者藻之幸涇也太

宜人年六十則先期勅戒謂母作伶樂母張廣筵毋徵集邑人士但易斗麵作寒菹治羹湯以享幕中賓餘以頌子孫及臧獲衆時不敢違命及移宛陵甲午爲太宜人七十而先贈君遘疾則又不敢舉是禮耿耿以迄於今非藉是以揚聖善也謂如是庶少抒愛日誠耳藻先世儒素贈君不好治生產畝不盈四十爲子女之婚嫁者耗其半而又積宿逋贈君遠出索者踵門太宜人則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

三

以簪珥准責家息而令藻以館穀之半充食用其半則緘篋之益以織作償前逋間不舉炊者累日人弗知也藻兒時兄弟五人齊入塾塾師以謀饌之艱也止勿豐

而太宜人必惟備惟潔塾師忽放箸皆熒熒含淚指炮炙言曰日享此甚爲若母勞然轉憶吾母奈何子珍羞而母藜藿也終不舉箸徹饌以告則使人餽盤殮焉繼粟繼肉無少間塾師且悔且謝而使僕媪更慰之一日塾師持衣浣其領緣及衣系做斷太宜人取帛相似者補紉之塾師疑誤持他人衣告以故嘆曰安得如若母賢者盍勉成母志藻由是少知憤厲及爲宰偶有進必問所來對以廉餘笑曰是亦百姓脂膏但少勝辱金耳

廉何爲待上養耶聞海警徵調曰戍耶戰耶以戰則習於陸未必其習於水也旣而聞虎門失守嘆曰粵人那得一晌眠更煩 朝廷宵旰余婦人何能爲惟焚香祝天願早殄醜類毋久貽 朝廷百姓憂愛與婦子輩談稗史至賢奸報應僭差則於邑憤懣不自禁述者未竟詞急詢其終極婦匿笑每增飾其詞以應之始快明日悟爲欺復問眞僞不敢隱也則點頷微笑不語歲荐飢出私粟以與餓者或曰惠不徧奈何曰盡吾力之所至力不能至則彼與我俱無憾也然性好佛多齋禱謂敬禮其慈悲云

舉一二事而仁人孝子之心盎然溢於言表是泰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

四

之太史以著其潔者

強溱評

樂畊主人墓誌銘

樂畊主人者故廣文劉海航自號以見志其卒也歲丙申又四年而其弟若水屬誌其墓廣文諱琛貌削弱而內沉毅意有所爲不爲旁語奪對客常悛悛及與論古今成敗是非蠶起鸚發不合微以己意爭無疾言遽色而若水故與相牴牾則笑曰弟何如是何如是室藏宋元書畫夥晴日展几評真贋泰據年月款識甚詳間自行田與農夫倚耒樹陰相笑樂人亦樂其無崖異宅旁有溪流可灌田行者多不便因築橋其上題曰戊子意以誌歲月也而人比之丁卯橋云嘗攝都昌司訓攜從子往數月歸語人曰幾爲老韭飽死世父腹殊耐或咎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

五

其嗇則微笑不答生一子不慧將以若水子爲嗣無何若水之二子俱瘵夭則慟哭攜妻孥入南山以家事付若水不一年而病卒其卒之前三月而次子生告之則伏枕泣然爲若水憐今若水亦有子矣惜乎其未及見也銘曰嶢嶢者缺乎皎皎者汙乎才不可恃也藏於愚名不可爭也寄於儒與其犧也文繡毋寧辱以泥塗

伍氏宛在亭記

獅山爲述宛在亭眺覽之勝復叙而告曰是先大夫平山公晚年退休所也先大夫在明世宗朝官福建按察使有政績數爲監撫周恭肅所推薦上言不見用乃退老築亭於所居之側曰可止歲久爲濕蒸蟲齧而圯曾王父石麟公葺而新之更名宛在以志先型環以水繞以垣上複以閣翼以欄楯計此亭厯今四百餘年而余之寢饋誦讀其中者亦垂三十年矣藻曰噫物固有厯年四百而不易主者乎俯仰今昔廢興亦多故矣其若陵谷變遷什伯千倍於斯亭者且不得而主况吾與子閱厯數十年中凡廣厦高甍與夫歌樓舞榭昔金碧而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

六

今瓦礫者亦復不知幾何而斯亭巋然獨存子孫之賢達抑世澤之流長耶其遺構在卽其遺風宛在當世宗時四邊多故內地盜賊竊發朝臣議禮紛紜置不問福建經巡按伍驥摧勦後盜頗靜而兵漸驕悍難制公以驥從子踵其後既至一切約束如法人以故將家子不敢抗監撫周恭肅嘗與商摧御兵法深中竅要惜乎其不見用於時也使公稍遷就如席書方獻夫輩抗論追尊立廟亦可躡取卿相而顧有所不屑誠知止也嗚呼以公之塵視軒冕其於身外物一切可捐棄又烏計亭之留不留以爲重輕而人顧樂得之以想其清節高致以視夫厚田宅以遺子孫者何如也吾聞伍氏多幹濟

忠勇之士正嘉兩朝有希儒希閔者於公爲從昆季皆能佐大帥平強藩馘巨寇以功聞當時史顯不爲立傳僅散見於羣傳之末至公事則全佚之使不有賢子孫搜采遺聞以補紀載之闕不且長湮沒耶獅山屬爲記因摭撫名人傳序以見示故能言梗概如此然則獅山之意不僅以長保斯亭爲幸也亭之前有二柏相傳爲公手植至今猶指爲柏臺云

六一丰神於茲未墜

强溱評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

七



嗚呼自古人臣以諫獲罪雖得直名豈國家幸事哉吾嘗聞鄉先達傅公應禎在明萬厯中與御史劉臺以言事取忌柄相至於逮治詔獄謫戍遐荒未嘗不太息流涕以爲知人善任如江陵尙不容一二直士其他負寵媚嫉者又何責焉及今觀所上各疏乃責難求全於中主而力詆江陵爲安石則未免激也夫責人者必予以可轉之機留其自容之地而後言易入而嫌怨不生江陵非大奸慝不恤人言者楊博之爭高新鄭獄可見矣特其威柄獨操繩百司如束濕賞罰黜陟任意爲羣情所不附公江陵門下士也攻之公庭盍先諍之私室不

從則號泣隨之又不從乃彈劾繼之江陵其無辭矣乃首發其難上章驟攻俾無自容亦無可轉公知江陵似安石獨不知安石固激而成者耶然推原情事誠有不不得已者存公之意以爲威積者怨深恩極者禍隨不卸相權固無以昭君德不伸公議亦無以全私恩與其申救於驕盈旣敗之後而使悔曷若裁抑於氣燄方張之始而使悟與其追論於僂辱已及之會而削奪不已曷若上論於眷顧方殷之日而譴責不深敬天法祖三不足之說乃卽江陵所以責君者責江陵也責江陵固欲其勤啓沃以輔君德者也尤欲其損威權以全門族也不然公何所感憤於江陵而責望若是深哉漢之時左

雄爲門人周舉所劾雄謝之同時京兆尹梁不疑舉張  
陵陵卽廷許其兄冀雖對之而不加以罪然則江陵之  
不能受直如雄褊矣並不能容直如冀抑尤謬矣公諸  
疏史不全載凡在定海陪京所上諸疏雜見於遺文中  
其文則天啓中給諫傅鼎臣所編并乞卹小紀爲一集  
迄今二百餘年字漫漶不全惟疏稿獨完然卽此亦可  
見公之伉直矣公與劉毅思公臺並以直諫顯一時而  
毅思自奏疏外它無留子孫亦鮮傳者嗚呼天於忠節  
且忌之如此又何責江陵哉

論最平允非通達上下古今亦不得有此至文

評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

九

臨湘朱氏譜序

朱用國爲姓出於邾後漸大子係蔓延州郡午溝濠里  
世罕宗之而多自託於婺源以自別其最著者建陽崇  
安尙已餘若皖之涇金陵之上元豫章之高安率皆閱  
閱相承以文章治績顯當世者代有人抑何盛與吾聞  
一姓不再興前明鼎革之際非無小腆紀叙乃火德已  
衰終就撲滅我國家卽欲存弱繼絕封以小邦俾守  
賓恪而象賢乏嗣支庶遯荒改姓易氏今不可得而聞  
已且夫明之子孫非寡弱也其次世系以五行樹建屏  
藩非不冀世傳永保也然而自相屠剪籍削國除者往  
往相繼也正嘉中葉支屬承祧以歲祿虧乏親王無旁  
聽松濤館文鈔卷二

十

推之恩郡封絕再襲之例浸至貧窶無能自存一旦盜  
起名藩隕於虎口而郡君中尉竄死荆棘求爲齊民不  
得不億之蠱一革命遂無子遺以視夫襲賢裔而保宗  
祊者何如也向使當隆盛之時與之較長絜短則列郡  
連城之封豈不勝於窮巷掘門之士哉乃一則隨宗社  
而灰燼一則衍世祚於無窮信乎賢明之後更綿於帝  
室之裔也臨湘朱姓或以爲明後而朱生以墉自言實  
出婺源其祖巒信始遷江右歷數世而遷平江則又徙  
巴陵而卒家於臨湘蓋計其時適當明季革命也夫以  
虞淵曰沈之後勝國遺民往往托言王郎子輿以相煽  
惑於是閩浙粵東所在竊發而天潢帝胄因多不保安

知不有圖脫危險而自諱所出者臨湘之朱幸存也幸  
其祖文公而僅存也今承平二百餘年矣刑寬禁弛方  
錄用先朝子姓以示寬大朱生果明後也又何必諱濠  
里而遠宗婺源耶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嗣者爲  
小宗蘇氏祖其說以爲譜法朱生有志於譜則所宗自  
有確定也以壙之兄以均於余爲同年生能道其家世  
故爲之畧叙梗概云

聽松壽館文鈔

卷二

修臨湘真君廟輪引

祀不在社稷山川五祀之列及有功德於民者法宜黜  
宰幸撫是邑奉大府檄稱 天子詔以經正興庶民

凡邑有祇廟淫祀亟撤毀蓋甚懼吾民相誘惑漸入於  
邪慝也宰若不以是禁而反以是勸是違詔令干律紀  
則凡有以祇廟淫祀罪民者當罪宰然則曷爲諭修真  
君許公廟曰許公之除蛇禍賑饑民其有功德於民昭  
昭也其廟則大中祥符間飭修矣民思其德沿至今不  
廢且吾鄉人之遠商流寓於外者無餘力作他館舍以  
棲止鄉邦之游宦羈人乃藉其廊廡爲信宿稅駕地歲  
時伏臘以魚牲酒菓祭因合醕醲飲以召衆雖販脂賣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

三

聚亦得與相與驩呼沉酣叙閭里姻舊誠樂事也往吾  
寓京師歲三月鄉大夫先生走柬以告至日團拜鐵柱  
宮官無大小畢集作一日歡其酣嬉淋漓一如遠商流  
寓之在外省者然使有妨禁令則鄉大夫先生早先撤  
毀而乃歲相葺月相鬆何也則以許公之功德在民不  
忍沒世忘而吾鄉人會集燕樂之地亦不可廢也臨湘  
舊有真君廟以 龍亭廢後則於其中張幕設纒作朝  
賀凡吾鄉之寓茲土者或三世或四五世昔吾鄉人今  
皆吾民也而皆不忘其本仍自稱舊籍奉許公之祝而  
與行商游宦差肩參錯其間故宰亦自居於鄉人以盡  
其驩愛而不爲之禁今廟且就圯矣宰不惟邑政是務

求所以利吾民而沾沾焉以廟之修復是謀毋乃厲吾  
民然懼其久且廢又不惟前哲之功德浸忘鄉人漸以  
不親而正旦朝賀且無各官拜起坐立地也苟有復者  
輸自宰始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

十三



伍葵園姻丈序

天以福小人者敗小人卽以厄君子者成君子宴安鳩  
毒有志者深戒之君子固不甘居其名亦不敢希其遇  
其忽屯也忽蹇也忽解也卽天之顛倒君子以相試特  
假手於世路之險巇人情之傾軋使之困心衡慮以鍊  
其堅忍之性貞慤之操而天且默相焉則所以濟夫屯  
出夫蹇動夫解者亦正在於忍辱蒙垢反身修德歷生  
死患難而不易其守且由此而更進於道固非委心任  
運者所能與也漢嘗見當世英奇之士一經摧折指天  
畫地咄咄怨嗟寓書故舊憤懣不平甚至徯狂市井混  
跡漁樵習爲頽放甘沒世不爲士齒欲其閉門引咎削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

十四

迹約志以求合於古人之道求諸當世實罕其人嗚呼  
士旣不幸以伉直見忌至於橫被口語猝遭變故而又  
不能順承天意相與刺譏怨望動觸忌諱卽不賈禍亦  
自蒙羞此皆道未足而強以其氣與世爭者也若葵園  
先生則異是先生少壯時才氣絕人又以門第之盛陵  
轍一時通籍後司訓臨川以居憂回里與藻相見於洋  
溪坐中議論蠡生無敢撻觸獨以藻爲忘年交後爲怨  
家所告牽染逮治有司不能辨卒受論聞者寃之而先  
生絕不作怨懟語埽門却軌日取儒先語錄證以易之  
剛柔消長久而有得喟然曰吾昔以意氣之盛招物忌  
取人禍幸天示戒今而後其獲免夫丙申歲藻從江南

歸先生至則以兩童夾扶步俛僂左顧而咳童背負一冊則其太祖宮教公居官言行錄及手書盤銘孟戒以自警者藻雖未與先生久處然卽是亦可見先生惕厲修省之意矣然十年中三子俱喪天之報施何如耶方其季子危篤先生在城祠視牲滌具以待祭使者走告且促歸先生曰烏有愛子而忘祖宗者卒不行明日祭又明日始歸抵舍則其季子一見而瞑目先生忍淚出不哭或曰忍也不然則其愚也先生曰吾不忍不能履險不愚不能全身藻曰是進於道矣晚爲世重又未始非天之所以成其名也



請築武邑鷹湖抱堤稟

敬稟者竊照地不畊則棄爲汙萊民不畊則流爲餓莩  
然有百耕而不得一獲者則仍曠其土飢其民此由天  
災之頻仍地勢之低下雖人力亦無可施若稍有可施  
力之處則又不忍坐視吾民之蕩析離居辛苦墊隘而  
不爲之謀武陵之水朗江爲大上接辰沅下入洞庭每  
當春夏之交水下如高屋建瓴慄悍迅疾異常河身狹  
淺約束水性愈激愈怒是以從前開東西兩支河以殺  
其勢西由馬家吉厯石公廟過丁家港洪門橋出泥港  
以達洞庭東由流化口過韓公渡出麻河以達洞庭兩  
支河之間居民十數村聯絡六七十里地勢低窪惟恃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

十六

八障爲屏蔽其中有鷹湖八障環之近西曰黃溪南障  
又西曰黃溪北障又西南曰五村障近南曰姚家障曰  
王家障東南曰文子障東北曰遠德障曰木瓜障是爲  
八障此八障之民自道光十一年後歲有水患民不得  
食采芑拾橡爲生 國賦除蠲免外緩者連年遞緩不  
能帶徵徵者歷年賠墊無從歸欵其中文子障尤費  
帑項不資內有周家湖齧其趾外有鷹湖漫其腰以一  
線之堤與兩湖爭西北風作濁浪掀簸日夜侵削忽然  
潰決無處取土培築坐視坍塌男婦號呼雖以嘉慶年  
間所築石工四百八十餘丈今無一丈之存上年借  
帑興修未一月而水至田廬仍被淹浸人力難施是以

文子障之民前於職抵任時稟請另築鷹湖抱堤關塞水口以爲入障外蔽其時各障積水未退河港與鷹湖一片職雖勘穴經過居民隔岸遙指築堤處所而界限

茫然誠恐有礙水道是以令其妥議未便遽准嗣奉札諭始知文子障紳耆李昌運等又在憲轅呈請築修

正在查勘又據入障民人籲請准修職以地方初到水

道尚不深悉乃於是冬協同水利縣丞馬炳趁水涸之

際河港湖身界限顯露舟行以測其涯涘陸行以度其

高低先至鷹湖履勘情形然後遍歷各障相度地勢查

鷹湖本朗江受水之區周環三十餘里水從馬家吉入

口水小則順流從河直下水大乃溢高河身泛爲鷹湖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

十七

究竟最深之處不過三四尺從前冬涸皆爲草坪近年馬家吉河底淤高其傍東迤北出水之韓公渡亦塞是以內水不得宣洩而洞庭水漲反從韓公渡倒灌入內積水經冬不退草坪竟化爲湖今年入障固受上流之害而下流以次逆侵入障頓成澤國欲除此患須先疏韓公渡使水不積次疏馬吉河使水不溢河足以容口足以消雖無鷹湖豬蓄亦不致爲害據入障紳民指看形勢請傍沿湖沙積橫築抱堤關塞水口高約七尺有五長約二十餘里堤外開通丁家港倍寬倍深以分受馬家吉之水出韓公渡達洞庭多用丁役疏開韓公渡使之順流暢消內水不致泛溢外水不致逆灌取丁家

港馬吉河之士以築堤則愈開愈深日刷日寬不外費財力而河成矣河成則湖涸湖涸則始爲芻牧之地久則可墾爲腴美之田是不特八障之民無水患足額賦且可增 國家數百頃之富於以弭天災廣地利抑又人力所可施者也管見如斯是否有當查核飭遵倘蒙允准則八障十數村之民溥沾樂利土方人夫該八障紳民願自捐辦職飭令其公舉首事妥協董理不使胥吏經手以免浮冒而資鞏固並繪圖呈鑒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

六

聽松濤館文鈔卷三

庚子<sub>五</sub>辛丑

安成阮文藻領榮著

劉玉堂徵君壽序

脫然於窮通得喪進退安危之數而自全其天者其惟靜者幾乎雞癰也豕苓也有時而爲主也過乎時則賤焉已爾塵埃也野馬也生物之以息吹也逐乎物則疲焉已爾然而人且艷其所遇快意於所之以是爲可求焉可趨焉是猶雞癰豕苓之炫售塵埃野馬之不自憐其擾擾也夫孰知夫天壤間之自有樂地而人常棄之以與造物者爭則固宜其役役於世故疲茶而不知所止也城東有隱君子曰劉玉堂徵君自其少時善病乃聽松濤館文鈔卷三

一

潛究素問難經時出其所得以治人疾無力者助之藥餌丸散不問值性好靜不喜見賓客見亦語不作寒暄一啜飲卽別而自荷鍾鋤園抱甕出入不言疲夏晝坐豆棚下呼諸孫說古謠諺詩歌雜紀忘則令下續偶誦幽風食瓜斷壺句爲別名類甚夥或問種菜有道乎曰道在是不見夫墾土之埆腴如質乎播種之疎密如學乎其萌芽也爲仁其立苗也爲義其應候也爲信吾澆之植之剔之除之所以內養其性而外祛其賊也界之畦明有別也繚之垣示有閑也吾竊有悟於斯而不敢以傭豎之職役爲鄙也故習焉而忘疲也竊聞古之逃世者不願以名姓著多稱灌園翁以自晦若徵君身際

康平子孫賢達不關白家事何難自適其適而乃習勞  
不輟真以是爲悟道入德之境耶抑遠嫌也避囂也得  
靜者幾與今夫人必有所動於中而後有所牽於外外  
益炫斯內益搖其神智亂其血氣益衰其齒髮肌膚亦  
且枯焦臞瘠而不可少待心先動故也惟靜則識曠其  
視天下之倏貴倏賤者皆雞癩豕苓而無所撓心也靜  
則神凝其視天下之憧憧往來者皆塵埃野馬而無所  
趨鶩也宜其精神嗇而天真常葆也徵君之所以壽者  
如此藻於喆嗣斗垣爲同門友藻之子猶子於令孫子  
介翰生爲姻爲社兩世之交也故質言也不敢以虛美  
誣徵君

復趙厚子觀察書

敬復厚子觀察閣下前月貴役至武陵惠錫佳珍於老  
母不敢辭五日拜送使者藉黃葛白紵申敬諒達左右  
昨郵遞四月廿三封函垂詢近事兼以泳兒小試侍售  
爲慰彼童子何知居然濫竽人聽從此以時肄習或他  
日得附雅南再獲賞音以副深望獨念文藻老矣四載  
湖濱鬢髮日就斑白精神志慮迥非昔時所望兒輩奮  
興藏卷付託有人有田不歸誓心江水然以今日宦局  
論無田亦湏歸耳若待買山有貲方謀退步則且爲天  
所忌橫生事端進退失據今日悔決意之不早并悔再  
出之無謂家隨遷調來任重湖官解倏如奕棋兒輩竟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三

三

成道長何若挈家歸去竹籬茅舍植葱薤百本藝蕙蘭  
九畹執兩漢春秋與羣兒互相詰難俾各逞意見雜以  
稗官野史詼諧嘲笑各適其適曩固不覺今回思乃樂  
耳卑濕之鄉易生癰疥蟲穴皮膜不能爬搔毒蚊復嗜  
更成瘡痍人之排擠何異蟲豸所自慰者我爲民累民  
戀我我與士親士惜我同官或援我或忌我援我者激  
於公論忌我者妨其私請以爲民請命之舉橫被詆誣  
更加文致尚敢言哉尚忍言哉三日將有後命當再報

呂恭人李氏墓誌銘

長沙太守有嫂之喪議所服或曰宜小功太守泣然告謂能鞠已如母自燥髮以齢至於服若干尺出就傅食

食教言習幼儀昔陳請於朝以已官贈兄嫂得封爲恭人今於其終也將如昌黎之報鄭者爲位而哭加服

期歸賻贈者勿受同官撰言祭獨屬文藻爲志不才少

受知於吉州太守之門吉州實長沙季弟長沙益厚遇

乃以夙事吉州者事長沙如師禮每爲言嫂恭人之節

之慈孝輒流涕恭人姓李氏故常德知府鳳圖公之孫

婦故冀寧巡道萊園公之冢婦故贈朝議大夫憲夫公

之妻故浙江試用通判柱臣之母年十七嬪於呂爲舅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三

四

姑所倚兩載而寡是時萊園觀察隨其甫官東河家無

次丁室惟發婦恭人實尸祭則又不敢哭以重傷姑與

祖姑之心飲泣茹痛強色承顏太守生未晬善啼太恭

人病以屬寒暑保視惟謹已而觀察由平陽守用大臣

薦分巡冀寧甫封公時已升常德恭人請以孫婦代子

職隨侍者二年疾痛苛癢抑搔扶持祖姑依之爲命且

晝不習牀茵擁而溫其背終於懷觀察重其節且孝也

易簣際命太守爲置後乃以長子柱臣嗣而自事之如

母不冠不敢見權常德請以往未至數井竈漏瀾之故

在者口如繪至則居故居指墻南隅爲向日浣祖姑廁

牖處事不便於民語太守悉改遵舊時法柱臣長則歸

爲畢婚柱臣官浙江行則檢閱其囊襪衣裘告曰毋以  
敝渝是先大夫之所遺也先大夫受曾王父王父之賜  
不敢褻藏以及汝其往恪共職事光昭先德毋以我爲  
念無何柱臣受檄馳清江來諭母卒於家撫尸哭之哀  
無以止涕嫗乃以猿抱柱臣之孤立於側則摩頂嘆曰  
休矣年九十就木未亡人能忍死再待若成立耶輒哭  
病且劇以月日終於沈陽實年八十有九絳州刺史馳  
使告絳州名士純與吉州故守諱士淑者皆太守同懷  
弟幼爲恭人所字愛太守名恩湛字稱麗堂先生今守  
長沙復書絳州誼曰耐恭人於先世之兆孫延燁延焯  
幼居喪哭踊如儀銘曰水不瀾也井古石不轉也天補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三

五

漂搖者風雨尾謀口瘖以綢繆其牖戶伏鵠之卵也怒  
而飛又將鳳之雛也豐其羽碎厥躬功於呂澤之餘天  
所祐牖厥孫繩祖武鑄貞珉光幽土



勞安南貢使節堂記

皇帝以德威鎮撫遐方山讐水慄卉毳皆臣地產土毛梯航不絕渠酋受事侍子入朝爭效冠裳仰圖王會近以島夷蠢動出沒洪濤憑陵海徼

皇帝赫然震怒命將出師樓船橫海火燧燔屯天戈直指番舶潛逃大帥乘其惕息句命肆宥稽誅宣威示信重申約束誓不盜邊於是越南大長聞風震懼願依漢如父母命其參知臣某侍郎臣某光祿臣某獻琛納賚重譯款關由龍編出雞陵厯桂林象郡至於楚南是日也勞其使者於節堂席南嚮監撫在焉席東嚮西嚮使司使巡道在焉設使者席於西序席去地尺几高廣倍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

六

堂下張幕設轡將校執戟侍自太守以下丞倅令尉咸負序肅立無敢側視族談油幢葦纛華蚤雲罕之盛旖旎於門庭金鉦擗鼓羽翮管籥之奏繁會而喧闐使者至導入東角門冠烏紗冠側兩翅服元纁若深衣長被土袂廣可以運肘領緣以白靴飾以金縷從者幘加巾帶垂肩僕衣不至胛足履不韞象譯唱使者進雁鷺行厯階而升乃拜首至地起北面立監司使典客者問勞領首謝語侏離不可辨象譯唱使者就坐賜茶賜點拱如儀其從者卒僕圍以筐篚陳方物於庭爲繒爲布爲桂爲沉香犀角象齒之屬閱旣周命徹乃徹監司贈以葛佐以紫囊摺疊扇盛以髹器陳於階象譯唱使者拜

愛出就館舍夕致饗餼銅鼎載羹魚炙服修鬻菹醢醢罔不具明日命守令護送境上所至傳舍具食以達於京師嗚呼我

國家柔遠之典誠渥且周矣惟越南爲古交州其地域廣輪之數不足五千里漢以來九真日南咸受治於天子之吏分置郡縣至五代爲劉隱所據其豪渠又雄長部落自立國爲安南吞噬屠剪篡奪相尋數姓代更以迄於今國爲阮然當其在明時黎氏盜國抗衡中原以成宣之雄畧命宿將統閩浙滇黔楚蜀之兵問罪交州經兩代二十餘年之久卒不能大申撻伐得其罪酋以遏亂萌 朝廷苦厭兵革議捐珠崖立遺孽爲陳後以聽松濤館文鈔

卷三

七

世守藩職不煩一矢而以春秋時見豈其國之弱小於昔而不敢肆歟邊吏不以誅求啟釁戍兵不以邀殺倖功內宄不以偵探輸實重關巨鎮旣足謹管鑰而固藩籬戈兵弧矢之利又未嘗一日弛備風之以詔令怵之以盟詛誘之以所慕而進退自馴於威儀餌之以所需而緩急能制其性命是以恩誼明而聲教被也其有烏竄獸挺闕於朝享者亦且逃聽風聲回心鄉慕交臂誦膝願爲臣僕吾故樂紀之以示後世使知遐荒職貢之脩各有由致且無忘

朝廷之至德明威焉

絕大手筆燕許不逮其序事句法真是禮經一則  
強溱許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

八



明嘉靖

大正...

維年月日

妣封恭人呂節母太安人終於寢越某日長沙太守以嫂之喪赴爲服期設位哭禮嫂叔無服遠嫌也律爲兄弟之妻服小功從所屬也太守以嫂有鞠已恩是以變乎禮與律之文而報以重也昔者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率踊昌黎之服嫂鄭也以期年夫太守亦猶行古之道也是日也設奠於沅陽而受弔於長沙其親戚往哭於殯宮及呂氏之廟其同官屬吏則惟哭於主人受弔之位不帷堂不徹重唁生也亦傷逝也其詞有哀有誄於是前長沙令今武岡知州陳晉恩前善化令今鳳凰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三

九

廳同知孫宗煥前瀏陽令今移長沙知縣劉涓前衡陽令今移善化知縣沈洽同以脯醢遙奠曰尚父鷹揚兮賜履海邦徙於僮縣兮世德靈長雲駟來嬪兮卜云其昌乃祖乃父兮邦國之良旁及昆弟兮厲翮聯翔夫子獨殞兮痛裂肝腸誓將身殉兮復念尊嫜家督于役兮漳河之側寄書慰唁兮時命自責上言祖姑兮羸老多疾下言思子兮目腫號嗟幸勿涕洟兮使姑心戚親無期功兮任無臧獲綱紀門戶兮惟婦之職薪烘于熤兮瓶羸于緇離慙長鞠兮絲棼緯恤晨夕佐餒兮啼笑俱難戴髮蒙駟兮忍涕爲顏姑指仲叔兮男也何孱以是相屬兮祚薄門單視衣煖寒兮視襦濕乾一夜十起兮

并日爲餐以鬻以巾兮且弁且冠維鵠遺卵兮魯雞能  
伏維桑有蟲兮螺贏能負仲姒生男兮請以爲後朝作  
襦袴兮夕指句讀叔官太守兮兒官通守謂是式穀兮  
丕承堂構豈料中徂兮驕驪驅仆匪堪家難兮集枯集  
蓼遺我童孫兮憐以縗抱撫摩頭角兮鬢鬢觸觸安知  
展足兮不如駸裏人謂少俟兮籥雲天表人壽幾何兮  
能待終老天若睠呂兮將在孤藐令聞顯德兮永世克  
紹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三

十

書粵東義民糾眾擊賊義檄後

烏虜此粵事方平粵之民所爲感嘆發憤作也觀其志  
切同仇奮臂攘袂欲以白挺鉤鋤制彼豨突刊章播告  
不畏剪屠志何壯也然而晚矣當夫喪師烏漏虎門失  
守香港不歸大帥相持三月未能蹈覺反爲恫喝彼草  
澤英雄何不早詣壁門誓死請効也至於飽饜返旆澆  
酒受盟始欲驅市傭而與之戰毋乃踵寇而詈幸其不  
聞以釋憾歟然吾聞四月交綏賊人薄我北門市魁顏  
姓竇糾合鄉眾橫擊賊陣迫而殲之白雲山澗獲其渠  
伯麥以歸僂之於墟惜乎未能激而用之乘勝以盡其  
力也則烏知不有沮而怠者乃至今爲是感嘆發憤之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三

十一

言歟其詞質而嚴其意微而婉非智勇深沈之士不能  
作也爲賊用者不能招而歸甘爲我用者又昇之遺逸  
而老然且咎粵人不可用謂是爲賊耳目者詎可信哉

送龍見田明府之武陵任序

龍子治黔陽有循聲移武陵將行問治焉阮子曰嘻眇  
奚視跛奚履某惟不任武陵也乃徙又何治之敢言雖  
然請以喻進今夫奕小數也有機焉其勇怯勝負不可  
以形勢定也然往往勇者負惡其多客氣鮮守志也惟  
國奕轉因以爲勝故曰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有庸醫  
焉治病失八九其設心也亦與良醫同特其緩急輕重  
之未及權量於是爲世詬病然良醫損益其方卒奏効  
未始以藥爲殺人之具并棄之也水可以養人也亦可  
以殺人因其養人而不防其殺人猶庸醫也防其殺人  
卽不敢以養人是斥庸醫兼斥庸醫待用之藥焉今武  
陵之病獨在水兩山東大川挾辰沅滇黔諸流怒瀉三  
十餘里分二渠而勢稍殺近者馬吉河告塞矣東溢出  
爲湖夏瀦冬涸田卒汙萊民於是累歲不得粒食者  
其於病之象也爲壅閉匪惟偏痺重腿又將停積胸膈  
阻滯咽喉腹腫且潰吾甚懼之而今乃語龍子是并忘  
其別而跛又自以爲能履忘其矐而眇又自以爲能視  
也良醫無成方國奕有救著變而通之推行而宜之是  
在龍子

送陳服村刺史任武岡州序

今沿邊州郡設鎮戍界於楚黔者患不在峒獠之獷頑而在弁兵之驕恣其兵半市里無賴敢犯法追捕急則竄名籍伍以抗文吏白晝羣飲市巷指索號呶怒則撞擊餅盜裸袒逐負媼蹴踏人於途無敢言其弁尤梟黠之長平時習豪橫能嗾衆若狂瘕有司不敢問幸其少抵冒佯瘖聾卽民訟侵占率翫法右之以結歡其主將怯懦隱忍比膚毒不能割往往爲所挾持邀階賞必遂欲乃已甚矣邊郡之鎮戍不足恃而益可危者若此武岡民猺雜處地也俗獠狂若鳥獸羣巖棲谷飲吏胥至則擊豕烹鵝吹瓠笙蘆管以助衍樂仰刺史若天神途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三

十三

遇則擔負者遙避男婦羅拜里長簇擁前導白事不敢正視夫以獠猺之奉法遵約卽盡撤戍衛其受治於有司也當如故然議者率難以羊泉構患度不可弛備是在控馭有方耳今服村刺史往牧是州州之民聞其治長沙有健吏譽未至走相賀也謂自是恃無患吾固知刺史赤手捕蛇虎不畏螫噬惟哮闕者狃於惠而不知威又烏知不逞其故態以嘗刺史驟求勝之適以屈威召釁吾謂當因其大小强弱互相雄長之際叅之權變俾生防制猝施不測之誅賞顛倒桀黠耳目震眩然後惟吾所欲爲操縱自如莫敢或梗立木之賞一錢之誅古人豈故爲是威惠不均以駭人耳目者誠有所借以



行權也。文藻與刺史爲鄉人於其行也。錢之江滸竊不自量出蠡勺以助洪流。他日登武岡往求柳公綽當年平蠻之處。其壁壘遺址必有能指導者。作爲詩歌慨想。前哲亦良有司雅事也。然足以想見治理之優閑矣。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三

十四

制敵上篇

爲將不審所用昧於長短向背勞逸之勢者必敗技之有長短也由取材之有良楛制器之有巧拙不可以強齊也舍吾短而用吾長避彼長而擊彼短其大較也然舍吾短而彼卽乘所短以急攻避彼長而彼且挾所長以驟逼將若何則曰佯暴吾短而誘之使離陰匿吾長而伏之以待則彼猝不得施而乃可大逞吾毒機鎗之及遠也弓弩十不當一火礮之及遠也機鎗百不當一此數者中國之所習也然止以步計較夷人之以丈計者所差至倍蓰今且鯁鯁焉以步計與丈計者角而又權其礮彈之輕重大小以求埒無論彼發之機巧而不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三

十五

可禦也卽及不及之間而勝負分矣且巨洋非長鍛短戈地也徵調之士又非能與波濤狎也卽操檝鼓柁直前而吾之所謂艤艫者曾不及蕃舶之腰仰攻之與俯擊勢固遜又一切刀稍戟矛無所施吾弓弩未及而彼之機鎗已發吾機鎗方發而彼之礮火隨至吾礮在岸不能應時而舉彼礮在船兼可進退自如而勝負之勢又判然矣兵法固有反客爲主者在水則彼主也吾客也則何不離水而陸平沙淺草兩軍相薄張旗幟令羸弱負機鎗居前爲疑陣拔敢死士千人彎弓弩翼劍楯伏於林薄旁繞橫衝短兵相接彼鎗礮無所施於近與赤手同是避所長以擊所短可以收一戰之利也然不

可恃爲常勝今夫以力制人者雖賁獲不能禦衆手足  
假力於敵敵分則勢孤而吾又得休養餘力以待覺漢  
武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卽用外夷攻外夷之術也今  
海外諸邦之向背畧可覩矣嘆夷平日非能秉德義服  
羣小邦者啗以重利脅助聲援久不得便漸生退悔又  
將猜忌防其併吞干奴共膽連翼並飛自古未能持久  
彼花旗等國勢固可以說動也若使舌辨之士操重幣  
而與之約令其燔燒夷餉合兵夾擊收其財貨子女畀  
之一有所動則羣附者不堅將返旆以自顧其門戶又  
何能爲患彼懸海之孤軍可圍蹙邀殺盡也是之謂斷  
其外援外援絕則內潰必速而借漢奸除漢奸之術可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三

六

用焉夫漢奸非有智勇深沉者居其中也椎埋亡命之  
徒久扞文網追捕急則投身海裔偷生視息以保旦夕  
其一二剽悍雄黠者藉圖富貴爲之號召指揮夷人出  
金錢易其性命驅之前當矢石彼自顧不爲王章所容  
亦遂出死力以犯行陣官健易之反爲所窘遂相率駭  
畏曾不知烏合嘯聚之豎庸不足當節制之兵一蹴也  
然與其聚而殲諸王師之手不若誘使自圖爲便易彼  
徐海汪直陳東彭老生之流導倭夷蹂躪海疆各擁衆  
萬人非漢奸之雄桀者歟然何以卒屠滅以至於盡者  
則以怛中易外可怵而間也間入則內患生可不勞血  
刃而定若懸金購索蹤跡疑似又將有殺戮無辜以冒

賞者未能破散徒使其黨羽益固而日增吾故以爲用  
兵之勞不如用間之逸也知此者可以將可以制敵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三

七

制敵下篇

物固有移贏以就絀捐賤以致貴此富商大賈乘市物之騰踊稽貯以牟大利也其次則準物平值不敢過爲低昂斯交易各得其所至通市則朝廷柔遠綏荒之意名爲市而彼實貢我實賞往往值浮於所入以示寬大但不得以我絀易彼贏以我貴易彼賤明之有馬市也自世宗之代始也而廷臣有極言其不可者然猶曰馬以益吾軍耳繪固吾中土所贏歲出之不爲害後竟以羸馬邀上賞市司無以塞望則雜之敗繪售其欺兩相欺而釁生故明世常有俺答之患今所市者並不在馬以不急之物聽其與民交易雖不損內府金錢而物力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三

十六

祇有此數日朘月削所耗滋多豈中土之織縞文綺尙不及織羽染毳之華歷代之土圭銅儀尙不及漏鐘晷表之製何居乎損吾國幣紛紛與之交易又况雜厲禁之物以愚吾民禁則敗約不禁則傷化法奚立往者明懸刀鋸大索舟車奸胥勾引暗渡關津有識視爲鳩毒動色相戒尙有趨死如鶩觸禁自甘者而今乃欲以刑法恐之其能止耶且天下之財力甚不支矣銀一流值官鑄錢一萬四千有奇荒僻小縣急不能得則運錢取足於他郡而錢自百十萬以上用交子奸民又藉以作僞幸而時和歲稔中人粗自給富出穀多賒貸寧積蹠生蠱一遇水旱鬻子賣妻者無算 朝議鑄貸賑濟動

數十百萬度支常不足以此見內地虛耗再不塞流卽有心計之臣上謀國用亦不過如介甫所謂闔門而與子市盡取其子之財以爲富而已夫取子財於門內猶不失爲父之財一出門外則遂有不返之勢彼貪狡之醜夷視爲利孔捐掘非匱竭不止而展成莫價亦未設肆長與市舶司平理聽駟僧居間貰取侵欺萬一負值不償又將借生釁端踵行前詐以是羈縻誠恐難恃防禦正未可懈耳愚以爲今之計莫若塞海防完戰艦募義勇爲戍兵察奇衰於保甲繕治器械積蓄糗糧下明詔申前約使知朝廷卽有不忍黷兵之意未嘗無制虜之方其有蕃舶至關免稅仍報官司查驗不許擅入

聽松濤館文鈔

卷三

九

凡羽毛氈毳之屬聽入市非法者仍禁物竭而書之價從其抵爲利倍各以所贏易所緝准貨易貨中土茶藥而外佐以緡帛毋許金銀交易如此則彼無所便利而我不失爲寬大之體漏卮旣塞國用自饒粵關幾而不征可也

